

爱情，
对于他们来说，
既是一场消遣，也是神圣的人生大事



Les Liaisons Dangereuses

危险的关系

(法) 施沃德罗·德·拉格洛 著

金恒杰 译

Les Liaisons Dangereuses

危險的關係

(法) 施沃德羅·德·拉格洛 著
金恒杰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危险的关系 / (法) 拉格洛著; 金恒杰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2
ISBN 978-7-5617-8428-0

I. ①危… II. ①拉…②金… III. ①书信体小说—
法国—近代 IV. ①I565.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27402号

危险的关系

著 者 (法) 拉格洛
译 者 金恒杰
特约编辑 黄曙辉
项目编辑 方学毅
装帧设计 王 翔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杭州富阳永昌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80 16开
印 张 33.75
字 数 350千字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4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8428-0/I·746
定 价 38.0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德龙教授序

古典著作素来就难免有为世淡忘的隐忧，拉格洛的小说却提供了文学文本的一个反面的例子。这部小说不但长期屹立于惹起喧腾物议的小说之列，而且到了二十世纪下半纪，再没有人敢否认它是法国甚至是普世文学的杰作。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出版《危险的关系》插图版本或者有名入序言的版本尤其热门。波特莱尔要为小说出一个他的版本，没有完成，但是方席斯·噶郭、让·吉罗度、昂德列·马尔侯和罗吉·瓦杨等人各自都替这部小说写过序文。然后，小说得到大学界人士的认可，之后，进入了学术领域。接下去，多次改编拍成电影传播到全世界，将两个世纪以前拉格洛想象出来的阴谋诡计说给大家知道。今天《危险的关系》成为世界范围的文化遗产，与法哈果纳的画作“门栓”具有同等代表性，体现了十八世纪“旧制前朝”贵族的生活享受调调以及法式的浪荡作风^①。

这新兴起的重视，怎么解释呢？在大革命前夕出版的法国小说不下几百种，为什么唯独拉格洛的这一本有幸获得这么一个愆期而来的风光？首先令人称奇的，是他的生平。这位名叫毕艾-昂伯华斯-弗朗梭瓦·施沃德罗·德·拉格洛的工兵军官，他的军职生涯无非从一个驻防地调到另外一个驻防地，乏善可陈，看不出有什么预兆，他的《危险的关系》会在一七八二年掀起沸腾物议的效应。他先前那几首信笔写来的诗作以及后来勾勒的数篇论文，终究没有引起注意。他曾经提起有意替《危险的关系》这株大毒草凑对，要撰写第二本小说。在这部小说里，据说要歌颂婚姻的多般幸福，家庭的美满，无如，作品始终没有问世，想必是存在不了的吧，而这部《危险的关系》也就注定谜样孤单无伴。放荡无行和家庭贞德并不能这般简简单单对称起来的。

这位在职军官拉格洛告了假，先去担任奥勒翁公爵的秘书，然后成了革命派的新闻从业者，鼓吹革命，显得是个行动派，投身现实里去了。话说回来，这些工作都是出版了《危险的关系》，文学界众口喧腾使他出了名之后的事。在他酝酿以及撰写小说的那几年，他在驻防营区所感到的颓丧不振以及那些外省小城生活的穷极无聊，是可以想见的；也应该想象到，他后来调防到了艾克斯岛进行防御工事，必定倍生与世隔绝之感的吧。那时正当“旧制前朝”危机深化而革命力量风起云涌，执政府的军乐正响亮吹奏，而在岛内，时间漫长，滞如止水，和当前紧急势头简直南辕北辙。在等待新任务，在摸索和不甚满意的情绪下撰写文学作品的人，拉格洛不是唯一的一个。比如说，马喇吧^②，就写过一部卢梭式的抒情小说《青年伯爵博多斯基纪事》，他是后来才变成众所周知的激烈革命派的。

第二样令人称奇的是，《危险的关系》卷首题词“我见识了这个时代的风气，于是公开了这些书信”和小说内对法国宫廷上下客气的描绘明显的不搭调。这个句子，拉格洛借自卢梭小说，所谓的阿尔卑斯山脚下一对情侣的通信集《新艾洛伊丝》的卷首题词^③。卢梭小说内两个人的爱情故事很快就端正成了道德小说，爱情的烈火明理自制起来，不逾越格拉杭这个城镇小小社会所设定的规矩^④。拉格洛借用了同样的句子，却拿来拉开巴黎贵族恶毒奸谋的序幕。卢梭设计的情节有其立场框架，就是褒贬巴黎的上流社交活动风气，反观拉格洛却将读者淹没在这风气之中。诚然，在《危险的关系》中，读者看得出有对当时的社会风气的某种批判，尤其是针对欠缺妇女教育这一点，年轻的瑟西尔·沃朗日就是一个例子。她在隐修院毫无所学，一进社交圈就成了掠食者俎上之肉；再说梅德懿侯爵夫人吧，她没有得到更充分的教育，好面对自己作为结缡妇女的处境，所以只能借助谎言和毁灭他人来强求自己的自由。摆在读者面前的社会，看起来像是抽空了自身的意义。婚姻中没有情感韧带，只能步入弄虚作假和暴力一途。瑟西尔和热古尔所宣布的婚姻跟梅德懿和她的丈夫的婚姻可谓不差上下。

作为放荡淫逸社交活动的反命题，卢梭描绘的是坐落于莱蒙湖畔城镇格拉杭的一个理想世界^⑤，而拉格洛却把读者封闭在巴黎的放荡淫逸之中，透露不出一丝光明的出路，不让人期待会有更好的世界。对卢梭而言，构成了相对于巴黎糜烂生活的砥柱的，是爱的情感，是家的观念。这，在拉格洛想象出来的情节中，找得到吗？瑟西尔这个小姑娘，才从隐修院出来，碰到第一个年轻男子就爱上了，她抗拒不了梅德懿的抚摸，并且陷落在万尔蒙的诱惑之中。瑟西尔和党斯尼相互饥渴，他们受到满腔冲动的折磨，如同两个渴不得饮的青少年，而非懂得相扶持、共悲欢的成年男女。杜维尔院长夫人所体现的，是爱的情感力量，不错；受这力量所驱，她逾越了所有的护栏和

禁区。她代表了利他精神，使得她奋不顾身地献出了自己。然而，这爱情一直与她的宗教信仰冰炭不容。她为他献出一切，而那个人竟背叛了她，这就将她一把推到迷茫混乱之中。那封读来毛骨悚然的一六一号信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精神错乱的女人在几股对抗的力量中间挣扎：一边是对受耻辱的夫君的敬，一边是丧失理性的对万尔蒙的爱，还有是对宗教的虔诚。这些力量似乎因为万尔蒙的死讯而在她心中开始和解。她祈祷说，全能的主，饶恕了万尔蒙吧。那么，万尔蒙自己呢，作为放荡派，是不是竟陷落在情网里了呢，作为荒淫之徒，是不是受到爱情的感化了呢？他是矢口否认的。倒是他的死党梅德懿侯爵夫人冷静地给他的心理下了诊断书，指出爱情正是他的薄弱所在。小说家应该可以把万尔蒙的转变明白地点出来的，可以明确交代他终了的改邪归正，拉格洛却偏偏留下了一个，就不算是个哑谜吧，至少是草草的收场、不清不白的结尾。沃朗日夫人在她给老朋友罗斯蒙德夫人信中，说自己收到了万尔蒙的一封信；这可是封生死攸关的信，因为他在信里坚称自己是爱杜维尔夫人的。然而，这封信我们始终读不到。沃朗日夫人没办法相信万尔蒙真心诚意。书信集的脚步指出，他究竟如何，编者也没有头绪云云^⑥。小说拒绝肯定爱情胜利，而读者是没有办法自己来判断的。

至于梅德懿侯爵夫人，在给万尔蒙的多封信中，她津津乐道追念过去把他们拴在一起的情丝。她敏锐地观察到他对杜维尔院长夫人感情的进展。评论者一般将她这种关切诠释为忌妒的标志。然而，这种怨怼情绪，诚然具有侵略性和独占欲，却完全不是针对他人的一种热情投射，从而有助于建立起人与人之间新形态的关系的。侯爵夫人受够了妇女注定的社会待遇，是不会不防人一手便跟万尔蒙这种渔色之徒吐露衷情的。她宁愿与她的情人们处于单向的关系里，把那幼稚的贝尔洛施、那未经风月的党思尼，玩弄于股掌之上。在卢梭的《新艾洛伊丝》中，朱丽之死暗示了一个怀疑，呈现了格拉杭的圆满中存在的一个缺憾，诚然。但，朱丽是阿尔卑斯群峰脚下那个小小的社区的灵魂，她消失之后这个社区还有活气吗？朱丽之死也许激起一个奇迹，使得无神论者沃尔玛发现一个事实^⑦：超理性是存在的。《新艾洛伊丝》以一个怀疑和多方面的肯定为结束，《危险的关系》的结尾却留下甚多的怀疑，鲜少的肯定。从卢梭到拉格洛，小说相隔廿年，历史处境是有变化的。旧制前朝的危机愈演愈烈。这位法国工程师是可以挟日内瓦公民以自重的，不过，他不像那蹒跚漫步者一样退缩自省^⑧，宁愿对那个穷途末日的世界发出讥讽的批判。

《文学通讯》是当年一份为欧洲宫廷提供法国讯息的手抄期刊，从格林牧手中接过来主持其事的梅斯特^⑨，向订户介绍拉格洛的小说，曾经说过一句惊人的话：“有人把黑迪孚·德·拉·波禾敦先生说成是小溪流式的卢梭^⑩。这么说倒不妨把拉格洛说成

是有教养的黑迪孚·德·拉·波禾敦吧。”黑迪孚把严肃内涵的重点搬动了位置，从迎接让-雅克·卢梭的贵族圈子转移到了农村的平民百姓和巴黎的下层社会。他用一种远离古典标准的言语来反映心的奔放。他表现了官能的暴烈，而，这官能的暴烈，拉格洛只将就地用一层修辞清亮漆包装起来，把它掩盖在彬彬有礼的面具之下。《危险的关系》的作者操的是拉辛和拉法耶特夫人的语言^①。这古典语言的词汇原本具有抽象而且心理学层次的内涵，然而，拉格洛却附丽了一个骇人的具体而且肉欲和生理的内容。道德家的语言在他的笔下成了雾里观花。人人谈论拉格洛的“正派风度”、对上层社交圈游戏规则的高度掌握，然而他难道就没有卫戍部队的暴烈吗？他大肆运用猥亵的暗示、情色的弦外之音。书信集的第一封信是刚从隐修院出来的思无邪的姑娘写的，她对于爱情既好奇又心急。她的母亲要给她置办一套行头，好让她出去见世面。这时来了个鞋师傅，她把他当作许给她的未来女婿。且说那鞋匠跪下来要量脚的尺寸，她以为向她求婚。那个时代的观念里，总是把一个女人的脚的尺寸和她的性器官相提并论。她给隐修院的朋友写信说：“你可怜的瑟西尔一下子昏了头。”她此后要相继在梅德懿侯爵夫人怀里、在万尔蒙子爵怀里，一次又一次昏了头。她分不清一个字的本义和转义之别，分不清具体的脚和性器官隐喻的脚，实质的手和婚姻意涵的手^②。她畏惧雷电与暴风雨在自己心中咆哮。打起头第一封信，瑟西尔脚就展示了一个性的现实，过去在古典文学中那可是远为含蓄的。跟着的第二封信，梅德懿侯爵夫人向万尔蒙描绘这个年轻姑娘，写道：“这阿物儿出落得百般花容，芳龄才十五，还是豆蔻梢头，虽不免稚拙，稚拙不堪，风度倒一点也不致出格。不过，你们男人是不会因此却步不前的；再说，她眉目间自有一种娇慵的愁容，将来必非凡品。”容上脚下凑在一块儿，可谓上呼下应。眉目顾盼所预告和脚的尺寸所透露，异曲而同工。

接下去，杜维尔夫人也遭受这种严格的品头论足。万尔蒙描述她说，她漫不经心的轻装合时宜地：时值孟夏、地处乡间城堡。“此间近来热浪炙人，她一袭平布简装，透出腰身圆柔。一缕轻纱横抹胸前，我目光偷觑，洞若观火，便勾勒出那浑然起伏，引人遐思。”在《克莱芙公主》里^③，乡间简装只在故事情节达感官最高潮才出现，在这里，小说一开头就出现了。瑟西尔一亮相，就在脚的多涵义上出花样。杜维尔院长夫人在乡下的第一景，绕着一个文字游戏——跳过沟渠——上演。对此，小说的原注着重指出是低级趣味的双关语：可以读作“越过地面的一条沟”，也可以解为“逾越了一个禁忌”^④。瑟西尔满脸通红，然后迸出一声尖叫；院长夫人脸泛桃花，因为给揽在万尔蒙的臂弯里感到慌乱（万尔蒙这个姓氏的意思是“沟渠山岳”）。

瑟西尔和子爵发生肉体关系，是这个年轻姑娘第一次亮相描绘的延伸。瑟西尔还没有意识过来自己遭遇到什么，很快就开窍了。“我已经把本领全盘传授给了她，包

括媚术在内，只差没有告诉她应该防范出事。”把良家小姐当作交际花对待，万尔蒙是如此这般自吹自擂的：“我不厌其烦，只用行话说明。想到这些行话必有助于她和叶辜之间洞房花烛夜有趣的对话，不禁笑了出来。”这“放荡寡耻的语言和幼稚坦率的态度黑白对照”的效果，万尔蒙引以为乐，够残忍的。所谓行话，是妓女和嫖客的言语，是情色的媚术和精炼的言语。这种用语，在拉格洛的小说里不见只字，有的只是旁敲侧引，犹如纸中水印。郭洛之所以成为有教养的黑迪孚，是从这个角度看的。再下面几封信之后，万尔蒙十分粗鄙地自夸说，从瑟西尔身上得到了“连对卖笑为业的女子，大家都不敢索求的”。这位浪荡子还要谈到瑟西尔怀孕和流产，以及，杜维尔夫人的经期。

究竟是不是出于鄙视女性，才会把所有的女人全贬成交际花一流？应该不是。比如说，梅德懿侯爵夫人就不是，她是以同样的犬儒态度看待她的历任情人的。洞房花烛夜，她就以专业的态度观察性爱的实质：“刺痛和快感，我全都分厘不爽地观察到……？”在乡下她丈夫的封地上，远离上流社交圈彬彬有礼的举止，她使唤农夫来作她经验的卑微白老鼠。她通过生理实际来观察人这个动物。技术言语并不明说。她注视男性结构，如同马贩子打量马匹或者军官检视新兵体魄。她欣赏贝尔洛施骑士“频频重复的殷勤”^⑥。从普雷旺身上，她也期待攫取乐趣。她卧据便榻向他招引，估量其人而且目测他的尺寸。“我怯生生的目光是不敢去撩那人主我心的人儿的眼的。我只是低眉垂目望过去，马上了然于目；我预期的效果已然达到”^⑦。瑟西尔掌握不了本义和转义的规律，梅德懿侯爵夫人可不同，她是玩弄字面义和隐喻义的能手。低眉垂目，意思是知耻，经她一变而成了进行临床观察的动作，实际上，就成了不知耻了。雄性以前自以为操有欲念的主动地位，掌控性爱的欢畅，现在，他却被矮化成了一具躯体，任由那女性观察者品头论足和摆布。他只成了一个机械效应，一回勃起一被那位不让须眉的女性有意挑逗起来的。

有人说《新艾洛伊丝》是部爱情小说端正成了道德小说，可以这么说。那么或许也能说《危险的关系》是卫戍部队的故事，端正为爱情小说却又不肯招供爱情之实。《新艾洛伊丝》成了一部道德之书，却没能够保证激情已经连根拔除，甚至还暗示，其实爱情不灭地窝在婚姻的死灰下面。《危险的关系》勾勒出万尔蒙和杜维尔，两个不为彼此而生的人物之间一种轰轰烈烈的激情，但是小说对这个激情既不肯确认也不愿意承担。在卢梭那一边，朱丽落湖，死了，那是不必承认她仍然爱着圣-蒲贺。在拉格洛这里，万尔蒙死了，那是不招认自己落到后来爱上了院长夫人，不肯摘下自己渔色汉子的招牌。凡是伟大的文学作品都能当作多种言语间的一个撞击来阅读。卢梭的小说结合了激情的抒情和人群社会的理性。拉格洛的小说让心的形而上和躯的形而下

争持，让拉辛的语言和解剖语言竞赛。

两个世纪后，我们今天经历一个社会危机，身处道德风尚的转变。我们面临的，是资讯和形象的大举入侵，自命能使一切无所遁形，威胁了我们的最后的隐私。传统中的性别等级观慢慢让位给一种两性平等观，不过这新观念有时未必能和两性混同观有所区分。生物学和外科技术真能让我们摆脱造化全部的必然性吗？拉格洛这位工程师架起来的文本力学，今天找到了新的现实意义。电影赋予《危险的关系》以形象^①，让小说在我们的面前摆起一面镜子，映出了我们纷沓的疑虑、怀旧和不安。用一些缄默，给若干暗示，小说为自己赢得了多样的诠释。这部小说，不论是讥讽嘲弄的故事、价值破产的故事，还是一种怀念，对激情的怀念，对相扶持共悲欢的怀念，总之，它展示给我们看的是，我们的真实面目和我们自以为是的面目之间的冲突。小说提醒了我们，我们手头用得上的文字，并不一定足以表达我们心中之渴求。文学，就是不懈地探索这两点之间的差距。（金恒杰译）

米歇尔·德龙是巴黎索邦大学法国文学教授。出版过多种有关十八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论文著作，荦荦大者有：《启蒙时代转折时期对能量的概念》（1988）、《“绣阁”是如何发明的》（1999）、《放荡派的处世之道》（2000）等。他有关萨德和狄德罗的著作收在伽里玛出版社的《七诗圣文库》中，编注拉格洛的《危险的关系》，由袖珍丛书发行。德龙教授主编《欧洲启蒙时代大词典》，担任“法兰西十八世纪研究学社”主席（2003-2009）。

①“旧制前朝”（Ancien régime）见第一百三十四封信注④。

②马喇（1743-1793）：法国大革命活动分子，死于暗杀。

③有关卢梭和他的小说《新艾洛伊丝》参见第三十三封信注③。

④瑞士的市镇。法国上比利牛斯省也有一个同字不同音的城镇。

⑤莱蒙湖又称日内瓦湖。

⑥见第一百五十四封信编者注及译注①。

⑦沃尔玛（Wolmar）是《新艾洛伊丝》一书中女主角朱丽的丈夫，代表了卢梭理性的一面。

⑧这里，“日内瓦公民”指卢梭。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和《社会契约论》的签署都是“日内瓦共和国”公民；“蹒跚漫步者”也指卢梭，他是《蹒跚漫步者的随想录》一书的作者。

⑨德人格林牧男爵（1786-1859）与法国当代的知识界交往甚密。他主持《文学通讯》时间长达十九年（1754-1773）。该刊为在法发行，不对外公开之不定期手抄刊物，订户寥寥可数，不超过十五到二十户，都是国外政治、文化界重要人物，如萨克斯-郭达公爵及夫人，俄国凯萨琳女皇、波兰国王等人。梅斯特1774年继任编辑到1813年。

⑩黑迪孚·德·拉·波采敦（1734-1806）：法国作家。

⑪拉辛和拉法耶特夫人都是法国著名古典文学作家。

⑫“求婚”法文是“求她的手”，瑟西尔混淆手脚，产生了色情的暧昧。详见第一封信注④。

⑬《克莱芙公主》（1678）是拉法耶特夫人的小说。

⑭见第六封信编者注。

⑮就是“一再向她求欢”。见第十封信注④。

⑯色情暗示。参见第八十五封信注⑩。

⑰小说改编成舞台剧、歌剧和电影。

作者和作品：《危險的关系》简介

感谢巴黎索邦大学德龙教授为这个中译本作的序文，对《危險的关系》已经有细致的分析。在此，除了简述小说的故事梗概外，译者只约略提一提中文读者可能有兴趣而未必知道的，算是绪余。

《危險的关系》这部法国十八世纪的小说，在法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异数。

说是异数，至少有三个理由：第一，作者施沃德罗·德·拉格洛不是文学家，是职业军人。小说主要是在他驻防的两年期间完成的；第二，这是作者唯一的一本小说；第三、小说用的是书信体。书信体小说就算十八世纪流行的最高峰时期，也没有达到主流地位，现在可以说完全被冷落了。然而，这部全書由一百七十五封信构成的书信体小说，却经受得了二百多年时光的淘洗，今天，在法国本土，被目為這種體裁小说的登峰造極之作，不但作为法国文学经典名著的地位再难撼动，更横跨了文化的层层障碍，广受世界不同语言文化的文学爱好者的喜爱。

一七八一年小说杀青后，因为被认为内容“海淫”，无法由法国本土出版社承印；在荷兰出版后备受法国卫道之士的口诛笔伐。两个世纪多之后的一九九九年，法国教育部将《危險的关系》和英国导演斯蒂芬·弗雷的同名电影指定为高中毕业会考（等于中国的“高考”）文学组法文考试内容。这是何等难以置信的对比！

一七八二年四月，《危險的关系》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立即轰动遐迩，十五天后再版，成了巴黎各界的热门话题。顷刻间，盗版蜂起，到了该年年底，至少一共出了不同的版本十六种之多。接下去，小说改编成舞台剧和歌剧。在一九五九年，法

国导演罗吉·瓦丁第首次把小说改编成电影《危险的关系一九六〇》，故事的时代背景改成当代。此后，一再出现以小说为底本的电影和电视剧。英国导演斯蒂芬·弗雷一九八八年的同名电影被认为最忠实原著，并且受到了好评。最近的版本是韩国导演李在容的作品，他将《危险的关系》的时空背景搬到十八世纪的韩国，拍成《丑闻》，二〇〇三年发行后，成了轰动一时的争议电影。

一般认为，最早的书信体小说是罗马教宗庇护二世登基前所写，以俗家名字席尔优斯发表的色情作品之一：《一对情人的故事》（1444）。书信体小说经历了三百多年的磨合，取得更固定的应手工具形式。仅在信主的人数上来看，从早期的的一二个信主单声源或者寡声源（如《葡萄牙修女书信集》（1669），发展到后期的的多声源；如《葛拉丽莎》（1748），信主多达二十六人。拉格洛继承了书信体小说多声源的先进技巧，不过进行了两项调节。一是，信主数目减少，仅仅十三个人；这样避免了读者注意力分散而失去张力。二是，过去，小说信主虽多，信件却往往集中在一两个主要的信主身上。拉格洛在小说中，无论收信或者发信，信件的分配趋向均匀，尽量让每个信主都发挥作用，起交叉互映作用。

特别要提出的是拉格洛的文字风格。这部小说对法国文化的贡献之一，是将十八世纪高度讲究的文体固定了下来。这种注重对偶和辞藻的文体，已经成了绝响，《危险的关系》今天看来犹如美丽的语言化石。

《危险的关系》执笔写信的人物品种丰富，十二个人外加一封匿名信：除了一对游戏人间以勾引异性为专业的放荡派男女之外，年龄由少不更事的十五岁的姑娘到七、八十岁，久经沧桑的贵族老妇人；中间有保守封闭而且失职的中年母亲、虔诚信天主，贞洁自持却终于抵挡不住爱情的力量被勾引失身的少妇；有高文化的贵族和神职人士，也有略识之无的佣仆。作者拉格洛通过雅俗互见的文体，表达不同信主各自的风格，并契合不同客观情况以变化多端的口气多角度反映人物的面目、个性和企图。

不仅如此，同一个信主叙述同一个主题的时候，因为写给不同的对象，不仅笔调不同，故事版本也不同：信主的叙述可能是全盘谎言、真假参半，或者，如实直言；笔调随着内容和受信人不同而调整，从而使得书中的人物犹如置身于碎面的镜子前，一人而千面。

下面，简单叙述一下小说的故事内容，以便利读者进入情况。

小说开始时，沃朗日夫人把十五岁的女儿瑟西尔从修道院里领回家，要择日把她嫁给一个出身名门的军官热古尔伯爵。不幸，这位伯爵曾是梅懿德侯爵夫人的老情人，他后来舍她而去，和另外一个女人好了起来。这个女人又碰巧是鼎鼎有名的浪荡

子万尔蒙子爵的情妇。所以这一下热古尔一连得罪了两位在交际圈翻云覆雨的放荡派利害角色。

当梅德懿侯爵夫人知道沃朗日家的黄花闺女瑟西尔要嫁的人竟是抛弃过自己的热古尔，她便处心积虑，要在瑟西尔出阁前败了她的贞节，让热古尔的新妇未过门而身已破，好教决意娶处女为妻的热古尔成为全巴黎的笑柄。

她联系了旧情人万尔蒙子爵，挑拨他过去的夺爱之痛，要他借机雪耻，去勾引瑟西尔。无奈，子爵其时正在追求二十二岁的杜维尔院长夫人，无法分身，他又认为瑟西尔乳臭未干，情窦初开，太易上手，不用他这等斲轮老手出马，所以不肯立即答应下来。事情几经波折，在梅德懿侯爵夫人狼狽为奸的安排之下，瑟西尔小姐先为万尔蒙子爵所污，接著，杜维尔院长夫人也落入子爵的爪下。岂知子爵经不起梅德懿侯爵夫人的激将和愚弄，于院长夫人委身之后立即与她决裂，而且横加羞辱。天真的杜维尔夫人对自己有亏妇道本来就天人交战，对子爵之情又激越纯真，她激情攻心，悔恨成疯而死。

由于梅德懿侯爵夫人曾答应万尔蒙，一旦真把杜维尔夫人勾引到手并将她甩掉后，他就可以和自己重续前情。于是，万尔蒙便要求她实践前言。无如梅德懿侯爵夫人自认为看得很清楚，子爵对杜维尔院长夫人其实已动了真感情，之所以与她决裂再来找自己，不过是虚荣心作祟。她懂得放荡派的心理：承认自己坠入情网是放荡派浪子的奇耻大辱。万尔蒙子爵这番来找她，并非真是心甘情愿抛弃杜维尔夫人的。所以，她不但不答应子爵的要求，反而以种种手段令他颜面难堪。于是，两个浪荡派男女翻脸成仇，爆发了血腥的战火，导致万尔蒙子爵在决斗中伤重不治。而他死后公布的信件使得侯爵夫人过去种种离经叛道的劣迹和阴谋诡计大白于巴黎上流社会之前，使她在巴黎再无法容身。此时，她罹患天花，病愈后面目狰狞，加上争夺前夫遗产官司败诉，濒临破产，她只好远逃他乡度其余生。

译者说明

一、版本

本译文依据魏羲尼编注的伽里玛《七诗圣文库》版的《施沃德罗·德·拉格洛全集》(Laclos *Œuvres complètes*, Texte établi, présenté et annoté par Laurent Versini, coll.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 Paris : Gallimard, 1979), 简称魏本。《七诗圣文库》在法国国内外享有盛誉。编注者魏羲尼教授又是研究十八世纪的专家, 应该说是当然的选择。译者只发现一个重大排印错误, 已在注中指出。参考版本见卷末“参考文献”。

二、翻译

(一) 姓氏中的“贵族衔虚字”

有关“贵族衔虚字”的翻译, 因为我们采取了比较有别于传统的决定, 必须向读者说明。所有表示贵族姓氏的“de”一律省去不译: 如vicomte de Valmont译作“万尔蒙子爵”, 不作“德·万尔蒙子爵”。之所以甘冒不韪不遵循中译界长久以来的传统, 一个重要的理由是避免读者误解。这里, de在法语中是“贵族衔虚字”(particule nobiliaire), 其使用规律的细节毋须在此多谈, 但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那就是, 姓氏单独存在时, 除了极少的例外, 正确用法不得有“de”。以Valmont这个人物为例, 加以说明。原则上这个姓氏的法文形式有二: 其一, vicomte de Valmont或者Monsieur

de Valmont; 其二, Valmont, 就是说, 没有“de”。如果遵照中文翻译的惯例, 这个人物在译文中就会出现“德·万尔蒙子爵”、“德·万尔蒙先生”和“万尔蒙”, 就难免会造成读者疑惑, 不知究竟是几个人? 尤其是小说中星号隐名 (astéronyme) 特多, 如 comte de ***, vicomte de***, la maréchale de*** 等等。照传统的译法就成了“德·某某伯爵”、“德·某某子爵”、“德·某某元帅夫人”等等, 中文读者猛一看, 好像他们都姓“德”, 大有可能全成了一家人了! 其实, de作为虚字, 在这里只起着建立关系的作用, 本身并无实质意义, 这是众所周知的。汉语传统, 姓居全名之首, 法文姓氏中译时把一个虚字放在首位, 都冠以一个“德”字, 与汉文化姓氏习惯太过扞格, 易于误导读者; 而且, 书中人物除少数几人之外都是贵族, 所以省去“贵族衔虚字”并不妨碍理解。刘扳盛先生所译的版本《风月笺》也没有翻译姓氏的“贵族衔虚字”, 可见持这种见解的同行还是有的。

(二) 第二人称单数代名词

法语的第二人称单数代名词有vous/tu之别。传统的汉译是翻成“您/你”。我们并不把vous一成不变地译作“您”, 而视情况分别对待。因为法汉“vous/您”的对等性并不如一般设想的那么高, 十八世纪的法语相对于二十一世纪的汉语, 两者的对等性尤其不高。何况, 许多语言都没有vous/tu之分, 如英语, 只能一概译为you, 非接受不可, 只好牺牲一点语言的层次, 另求补偿。在法译汉时, “vous”如果一成不变地翻译成“您”, 就必然会出现类似“您给我滚!”这样的句子。

(三) 文体

最后, 特别要说明的是, 十八世纪是法文文体辉煌的时代, 原著中对偶句、三联句铿锵奇巧, 难以用现代中文译。在尽量不损害可读性的原则下, 译文期望能一定程度保持受到“阳光餐饮”的古籍本色, 因此, 我们避免当代时兴语言和西化的炼句和锻字, 有时甚至大胆采用所谓的“书面体”中文。

三、注释体例

译文内有四类注释, 比较复杂, 有必要略加说明。

第一、二两类是作者施沃德罗·德·拉格洛假借所谓的“编者”之名加上的注释, 都是小说家所设计的, 应视为小说的构成部分, 均忠实译出。前者为脚注, 标有星号, 译文内也用星号标出置于每信之后; 后者仅两处, 在原文中冠有nota字样置于信末(第六十一封信)或信首(第七十五封信); 译文内冠以“编者按”字样标明, 保持相应位置。第三类是《七诗圣文库》版的编注者魏羲尼(Laurent Versini)放在附录

《注释及异文》(Notes et variantes)内的注释以及译者引用其它文献而加的注释。由于魏羲尼的注释相当繁重,仅择要概括译出;译者引用其它文献时,都标明出处,两者都以阿拉伯数字标序放在篇末注内。最后一种是译者注,也以阿拉伯数字标出,纳入注释顺位内,不再特别标明“译者注”。

至于《七诗圣文库》版附录《注释及异文》所胪列的作者手稿异文,除一两处关系重大者外一律不译。逢各版本出于异文取舍等原因而有所不同时,除非必要,一概不另说明。

法国伽里玛出版社
《七诗圣文库》（1979）
施沃德罗·德·拉格洛
《作品全集》

《危险的关系》
某社交圈内人士往覆尺牍集刊
用供其他人士汲取教益

“我见识了这个时代的风气，于是公开了这些书信。”
让·雅克·卢梭《新艾洛伊丝》序言

Choderlos de Laclos
Œuvres complètes
nrf
GALLIMARD (1979)
«La Pléiade»

LES LIAISONS DANGEREUSES
OU
LETTRES
RECUEILLIES DANS UNE SOCIÉTÉ
ET PUBLIÉES
POUR L'INSTRUCTION DE QUELQUES AUTRES

« J'ai vu les mœurs de mon temps, et
j'ai publié ces lettres.»

J.-J. Rousseau
Préface de La Nouvelle Héloïse.